

# 原典廣角鏡系列

## 書籍之待儲於余者益急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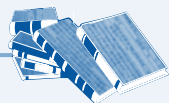
### ——記現存國家圖書館的黃丕烈舊藏 宋刊本《北山小集》

盧錦堂 ◎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退休同仁

編按：古籍原典對現代讀者來說，大都是感到陌生的，本系列擬從多方面切入，如考證或發現、別具價值的內容、版本重要特色、人物逸事、流傳或入藏經過、相關的學者研究成果或學術活動等，介紹原汁原味的古籍，希望現代讀者重新認識古籍，並透過此汲取昔賢的智慧與經驗，作為反省和創新的借鏡。

#### ● 從一則故事說起

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（1763-1825）醉心於收藏善本古籍，不僅藏書，還鈔書、校書、刻書，樂此不疲，甚且以「書魔」自居。《蕘圃藏書題識》卷八收錄他自撰所藏宋人程俱（1078-1114）《北山小集》的題跋多則，其中一則提及得書經過，最是膾炙人口：「乾隆六十年（1795，先生三十三歲）六月二十日夜，余家已遣之婢尋物失火，燄起老母房中，以致及余臥室。倉皇奔救，幸勿大患，而器用財賄為之一空，所貯書籍巋然獨存，是必有神物護持者，余亦以是轉憂為喜焉。閱兩日，書友胡益謙持《北山小集》示余，欲一決其宋本與否。余開卷指示紙背曰：『此書宋刻宋印。子不知宋本，獨不見其紙為宋時冊子（書刷印在宋代官司簿帳的紙背）乎？』胡友深謂余為不欺，遂議交易。余許其每冊一金，卒以物主居奇，倍價易得，復以二金酬之。親朋見者無不笑余癡狀，余曰：『天災忽來，身外之物俱盡，所不盡者唯此書籍耳，則書籍之待儲於余者益急矣！余曷敢不竭盡心力以為收藏計！』」可見黃丕烈愛書的狂熱。但此充滿傳奇性的《北山小集》宋刊本終歸汪士鐘所有，後來，黃丕烈因協助郡中修方志，將此書借歸，分手傳錄一本，事畢還書。再後，又應張金吾（1787-1829）的請求，黃丕烈從一己所留鈔本中分鈔一本給張金吾。今日，此書通行多即傳鈔本，似沒有人深究黃丕烈所藏宋刊本現尚存世否？查臺北本館舊藏抗戰期間經「文獻保存同志會」購入一部宋刊《北山小集》（館藏善



本古籍編號 10399)，原書四十卷，此僅存四卷，存卷中未見有黃丕烈題跋或鈐印，而館藏善本書目、書志、相關電子資料庫、以及日人阿部隆一《中國訪書志》等記載，俱未提到與黃藏本的關係。筆者向來愛讀黃丕烈題跋，對黃藏宋刊《北山小集》耿耿於懷，近日再次借閱館藏此《北山小集》現存唯一宋刊本，試細加研覽，不意考知果即充滿傳奇性的黃丕烈藏本，為之雀躍，亦悔一己從前過於粗心，未能早日證實。

## ❁ 介紹原本真面目

本館《善本書目》(民國 75 年 12 月增訂二版)及《善本書志初稿》(民國 81 年 5 月)俱著錄「《北山小集》存四卷一冊(宋)程俱撰 宋乾道淳熙間(1165-1189)刊公牘紙印本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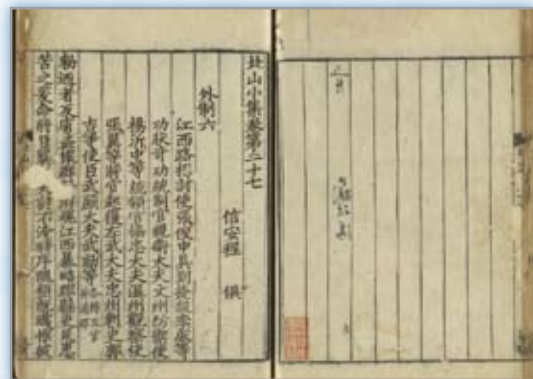
俱，字致道，號北山，衢州開化(今屬浙江)人。以外祖鄧潤甫恩蔭入仕。高宗時為秘書少監，搜集三館舊聞，輯成《麟臺故事》呈朝廷，擢中書舍人兼侍講。後除徽猷閣待制。

此本版匡高 21 公分，寬 16.8 公分。左右雙邊。每半葉 10 行，行 20 字，間或 19 字；注文小字雙行，行字數不等。版心白口，單黑魚尾，魚尾下方刻書名、卷第，如「北山小集二十四」，其下為葉次，最下記刻工名：陳舉、王昌、董明、董昕、王明、錢實、李松、施澤、高彥、施詢、章彥、章容(或作容)、王榮、章宗(或作宗)、朱明、陳明、沈秀等。避宋孝宗諱名「慎」，代以「御名」二小字，如卷二十五第二葉後第十行至第三葉前第一行「淑御名之儀」，又同卷第七葉前第六行「淑御名有聞」。

卷首第一行頂格題「北山小集卷第二十四」，次行低十格題「信安程 俱」，第三行低二格題「外制三」，卷末有尾題。原書四十卷，館藏僅四卷，存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，即外制三至外制六(所謂「外制」，查指唐宋以中書舍人或知制誥所掌皇帝詔敕、誥命)。特別值得一提者，此本非僅是宋刊，且還是宋印，係刷印於宋孝宗乾道六年



· 卷二十四首葉首行下方鈐印：「汪印士鍾」、「閻源真賞」(圖片提供/國家圖書館)。



· 卷二十六末葉末行下方鈐印：「黃氏淮東書院圖籍」(圖片提供/國家圖書館)。

(1170) 公牘紙背。文中有朱筆標點。書皮為灰青色絹面，除書背一邊之外，其餘三邊絹面均與襯裡脫離，包角亦損壞嚴重。又，書葉有破損，尤其是版心部分，全已用襯紙裱粘牢。

冊首鈐「汪印／士鐘」白文方印、「閩源／真賞」朱文方印、「苙圃／收藏」朱文長方印、「國立中央圖／書館收藏」朱文長方印；卷二十六末葉末行下端鈐「黃氏淮東／書院圖籍」白文長方印等。

他處未聞藏有同版。

### 證是黃丕烈舊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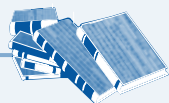
如前所述，館藏此宋刊不全本未見有黃丕烈題跋或鈐印，今得以確知其為黃丕烈舊藏，《苙圃藏書題識》卷八所收《北山小集》黃氏題跋多則、及《百宋一廬書錄》、《百宋一廬賦注》相關資料，實是要緊所在。

《百宋一廬書錄》記載，稱：「(此本)宋刻宋印，即其紙背之字已可徵信。」又稱引錢大昕說：「此宋槧本《北山小集》四十卷，皆用故紙刷印，驗其紙背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。其印記文可辨者，曰『湖州司理院新朱記』、曰『湖州戶部贍(原誤作『贍』，據《賦注》改)軍酒庫記』、曰『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』、曰『湖州司獄朱記』、曰『烏程縣印』、曰『歸安縣印』、曰『監(此字據《賦注》補)湖州都商稅務朱記』。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。紙墨古雅，洵是淳熙以前物。」試翻檢存冊書葉後面，果見公牘文字及官府朱色印記，頂頭處每有墨書「乾道六年五月(或六月)」諸字樣，惟裝訂成冊，兼有裱紙黏牢，不便翻檢詳閱，僅留意到有人名、職稱、數字和「紗帽」、「鏡盒」、「打傷」等字眼。至若官府印記，或因裱褙用漿糊塗抹，以致印色遇溼化開，頗不易辨識，可辨者大抵有：「湖州司理院新朱記」(卷二十四第五葉裡)、「歸安縣印」(卷二十四第七葉裡)、「湖州司獄朱記」(卷二十四第十葉裡)、「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」(卷二十五第三葉裡)、「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」(卷二十四第十葉裡)等。以上公牘紙印的情況，館藏本與《書錄》所載相符。



• 全書刷印於宋孝宗乾道六年(1170)公牘紙背面(圖片提供/國家圖書館)。

有關此本刊刻年，除前已提及書中以「御名」代「慎」字，避孝宗諱一點之外，阿部隆一《中國訪書志》從刻工考察，如董明見於南宋初刊《資治通鑑目錄》、淳熙刊《寶門統要集》，王



明見於孝宗朝刊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，王榮見於南宋前期刊《春秋經傳集解》、南宋初浙刊《景德傳燈錄》，朱明見於淳熙二年（1175）嚴州郡庠刊《通鑑紀事本末》；又，王榮、董明、董昕、施澤、施詢同見於南宋初杭州刊《漢書》，董明、高彥同見於紹興間明州刊《文選》等，認為此本顯然刊刻於孝宗朝乾道淳熙間杭州地區，且字畫清明，樞刻精善，刊刻與刷印兩者的時間應相距不遠，而於此書版本項著錄作「宋孝宗朝刊」。可證館藏本即黃丕烈舊藏「淳熙以前」板刻於吳興官廨的本子。

此外，說到此本遞藏源流，黃丕烈跋稱：「今本首冊有健庵（徐乾學，1631-1694）圖章。」卷尾有『黃氏淮東書院圖籍』印，未知吾宗何人。轉相授受，仍歸江夏家藏，我子孫其世寶之，或可自詡為天下無雙也與？」後又跋稱：「是集余不能守，早歸藝芸書舍（汪士鐘，號閩源，生卒年不詳）。」今存者非首冊，未見徐乾學印，但卷二十四首葉鈐有汪士鐘二印，又卷二十六卷末鈐「黃氏淮東／書院圖籍」白文長方印，前已述及。「黃氏淮東／書院圖籍」一印印主，今本《蕘圃藏書題識》屠友祥注，云是明黃琳。查：琳，字美之，號蘊真，安徽休寧人，寓居南京。收藏家。董其昌稱其收藏賞鑑為一時之最。以上從藏印考察，亦可證館藏本即黃丕烈舊藏無疑。

### ※名家遺珍待品讀

館藏此宋刊本，雖僅存殘卷，卻具相當校勘價值。黃丕烈以「佞宋」自號，他之所以佞宋，卻不同於明人像欣賞古玩般炫奇耀秘，而是經過一一對勘，清楚認識宋本的優點，姚伯岳先生在《黃丕烈評傳》第五章之二之（一）中早有說明。試取本館另藏的一部鈔本（善本古籍編號 10401），與此宋刊本略作比對（鈔本行款大抵同宋刊本，但非影鈔）。如卷二十四第二葉前第五行「朕念江西之上游」，宋刊本如此，鈔本則於「上」與「游」之間衍一「將」字。又如卷二十五第二葉後第十行「具官」，宋刊本如此，鈔本則脫「官」字。再者，如卷二十五第五葉後第三至第四行「淑靜之儀表」，宋刊本如此，鈔本則「靜」作「靖」；似「靜」字較勝。又如卷二十七第五葉前第九行「忘驅徇（義同殉）國」，宋刊本如此，鈔本則「徇」作「狗」；「狗」，俗字，或以為譌字。此外，宋刊本遇孝宗諱「慎」字，代以「御名」小字，鈔本則空格。以上僅舉其中一二。

今年（2013）恰逢黃丕烈誕生二百五十周年紀念，謹以本文向這位歷史上著名藏書家聊表筆者個人的敬意。最後試題七絕一首作結：

集名北山宋槧殘，當時牘背印堪觀；

此番持閱方知察，蕘老舊藏非一般。 